

人与自然

蚯蚓

潘新日

天极热的时候，蚯蚓迷了路，在柏油路上被汽车碾压成一条红杠，极像柏油路上贴了个创可贴。

蚯蚓是陆生环节动物，不管天南地北，山川陆地，城市乡村都随处可见，它被人们称作泥土的“清道夫”“地龙”，可让泥土蓬松，能改善泥土品质，一直受到农人的青睐和爱护。

我们那里把蚯蚓唤作“曲蟥”，大概是它除了没有眼睛，和黄鳝有点像的缘故。夜晚乘凉，老人们便摇着蒲扇，给我们讲蚯蚓借眼睛的故事。据说，蚯蚓开始是有眼睛的，有一天，螃蟹因为要去相亲，便向蚯蚓借眼睛，蚯蚓和螃蟹是好朋友，老朋友开口，蚯蚓不好拒绝，就把眼睛借给了螃蟹，谁知道螃蟹借走眼睛后就赖着不还了，于是，每到夜晚蚯蚓就一直叫着，要螃蟹还眼睛，螃蟹就是不还。别说，看看螃蟹的眼睛，还真有点像是另外安上去的。当然这只是个神话传说，但在教育我们要养成有借有还的习惯，决不能贪图便宜，只借不还，遭人唾骂。

我经常陪大人翻地，一铁锨下去，定会翻出几条乱滚乱翻的蚯蚓，要是不小心把它们挖成两截，它翻腾得就会更厉害，看着都疼。这个时候，觅食的小鸡会赶过来，一口叨走正在翻滚的蚯蚓，美美地享受一顿美食。耕田多了，就知道，越是肥沃的土地，蚯蚓就越多；越是贫瘠的土地，蚯蚓就减少，土地也越板结。

雨季总是有小雨迷蒙温婉淅淅沥沥地落下，池塘里泛着薄薄的轻雾，此时是钓鱼的最好时机，在后园里砍根竹竿，拿根大针在灯火上一燎，用老虎钳弯成鱼钩，麦麸子皮用水一和，团成团扔水里，再挖几条蚯蚓串一条在针上，就可以钓鱼了。

蚯蚓是最好的诱饵，针穿了它的全身，它疼痛难忍，拼命地在水里挣扎，鱼儿路过，看见正在挣扎的蚯蚓，会毫不犹豫地一口吞下去。等它感到疼，往下一沉，我们就顺势往上一提，鱼就带出水面，在鱼钩上扑腾着。

懂得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夏天的蚯蚓就是活的天气预报，闷热难耐之时，蚯蚓爬出泥土，在道路上一拱一拱地爬着，这时候，人们就知道，天要下雨了。

连天的雨不停地下着，在荒草地里滋生了一片黑色的地衣，它可是就饭的好菜，地菜皮炒鸡蛋不知道饿坏了多少个好吃的孩子，好在地里长，每年都可以吃得到。

拣地菜皮要防着茅草尖扎脚，一不小心钻心的疼就会顺着神经爬到嘴边，歪着脚看有没有流血，不过，拣多了，就有了经验，也知道哪里有茅草了。

这样的天气，地皮菜就是蚯蚓的伞。很多时候，几乎看不到它们地皮菜的伞，都会藏着一条蚯蚓，它躲在下面避雨，听虫鸣，欣赏绿草新发出来的嫩芽。可不能一块拣进框里，不然，很难把它从众多的地皮菜里择出来。即便这样，也会有小一点的蚯蚓漏网，被眼睛“不利朗”的人放过，不小心和地皮菜一块炒了，那就麻烦了，菜全倒掉不说，还浪费很多东西。不是蚯蚓有毒，关键是饭菜里出现蚯蚓，特别的膈应人。

时常听说有人专门吃蚯蚓，而且还要掏钱买着吃，确实让人无法接受。就吃而言，蚯蚓也不是不能吃，当需要必须吃它时，它就金贵了。中医里，蚯蚓化身地龙，有清热、止喘、通络等功效，被临床广泛运用，救治了成千上万的人。在病魔面前，它已成药，给人以健康和快乐。

蚯蚓，就在我们脚下，它遁入泥土，更多的时候，是在为人类造福。

面善与面恶

袁占才

近日重读《红楼梦》，偶然发现第三回宝黛初会，第四回贾雨村与门子对话，都用到了一个词“面善”，觉得颇有意思。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两处用词，背景和含义大相径庭。

大家都熟悉，黛玉弃舟登岸，从江南初到荣府，一切皆新。透过黛玉玉的到来，诸多人物粉墨登场。作者以黛玉的眼睛，用传神之笔，寥寥数语，把每个人物画得活色生香。

轮到宝玉闪亮出场时，黛玉先是心中疑惑，他是怎生个惫懒人物？及至见其装扮与容颜，却大吃一惊，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在这里，眼熟虽有面熟之意，却含有一种深层次的、潜意识的眼缘。眼熟的对象，不仅限于人，还有物事。无论见或未见，似曾相识，在脑海深处留下了良好的、深刻的印记，在某一特定的时间段，即可被唤醒。黛玉乃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一株绛珠仙草，宝玉乃赤瑕宫神瑛侍者。神瑛侍者日以甘露浇灌这株仙草，才使之久延岁月，最终脱却草胎木质，修得女体。这女儿饥食蜜青果，渴饮灌溉愁水，缠绵不尽，情感郁结，下得凡来，为的就是找寻恩人，用眼泪酬甘露之惠，报灌溉之情，前世之缘岂能轻易忘却？见了日日萦系于怀的神瑛侍者，自是要大吃一惊的。这黛玉正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啊！所以，用眼熟一词是再合适不过了。

轮到宝玉看黛玉时，黛玉却没有吃惊，他看到黛玉的眉目娇态与众各别，先是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生长在南方的黛玉从未到过外婆家，宝玉何曾见过？贾母笑着说他胡说。宝玉回奉贾母：“虽然未曾见过他，然我看着面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识，今日只作远别重逢，亦未为不可。”这里用了个“面善”。

面善一词的本意是面目和蔼、面孔和善，有面熟意，亦有这个人看上去心底良善之意。那宝玉作为神瑛侍者，所灌之草何止一株？大观园中众生儿皆是。他对前世的这株仙草印象虽深，却也料不到它会幻化成人。二者的相遇虽有眼缘，而此时，他对黛玉感情的琴弦尚未被弹动，也就不存在吃惊。

再看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贾雨村正准备发签海捕文书，案边立的一个门子向他使眼色，于是，心下狐疑的贾雨村就叫门子到密室询问原由，门子请安后笑问：“老爷一向加官进禄，八九年来就忘了我了？”雨村就回说：“却十分面善

得紧，只是一时想不起来。”那门子就笑道：“老爷真是贵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记当年葫芦庙里之事？”这里，雨村所用“面善得紧”，原是敷衍之语，可能他真的是想不起来了，也不排除门子那么一说，他回忆了起来：哦，蓄了发的门子是当年的小沙弥，然雨村不愿意相认，毕竟今非昔比，雨村当了官，门子是他的下级。

“面善得紧”，即面目和善得很。雨村狡猾，说门子不但“面善”，加入了主观的成分，而且带个“紧”字。尤其“紧”字，既特别又新颖。这门子和善吗？非也，他可不是等闲之辈。他自以为与大老爷是旧识，又为这件棘手的案子献了计，也算立了大功，定会得到重用，可惜他嘴太快，话太多，清楚雨村的底细。他的话奉承中带恐吓，尊重里隐张狂，太不识时务。雨村想到，保不定，他日后还会说出自己不太光亮的过往，那时候再暴露，场面更不好收拾，一不做二不休，日后，千方百计，就寻了一个门子向他使眼色，于是，心下狐疑的贾雨村就叫门子到密室询问原由，门子请安后笑问：“老爷一向加官进禄，八九年来就忘了我了？”雨村就回说：“却十分面善

得紧，只是一时想不起来。”那门子就笑道：“老爷真是贵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记当年葫芦庙里之事？”这里，雨村所用“面善得紧”，原是敷衍之语，可能他真的是想不起来了，也不排除门子那么一说，他回忆了起来：哦，蓄了发的门子是当年的小沙弥，然雨村不愿意相认，毕竟今非昔比，雨村当了官，门子是他的下级。

面善一词的本意是面目和蔼、面孔和善，有面熟意，亦有这个人看上去心底良善之意。那宝玉作为神瑛侍者，所灌之草何止一株？大观园中众生儿皆是。他对前世的这株仙草印象虽深，却也料不到它会幻化成人。二者的相遇虽有眼缘，而此时，他对黛玉感情的琴弦尚未被弹动，也就不存在吃惊。

再看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贾雨村正准备发签海捕文书，案边立的一个门子向他使眼色，于是，心下狐疑的贾雨村就叫门子到密室询问原由，门子请安后笑问：“老爷一向加官进禄，八九年来就忘了我了？”雨村就回说：“却十分面善

得紧，只是一时想不起来。”那门子就笑道：“老爷真是贵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记当年葫芦庙里之事？”这里，雨村所用“面善得紧”，原是敷衍之语，可能他真的是想不起来了，也不排除门子那么一说，他回忆了起来：哦，蓄了发的门子是当年的小沙弥，然雨村不愿意相认，毕竟今非昔比，雨村当了官，门子是他的下级。

面善得紧，即面目和善得很。雨村狡猾，说门子不但“面善”，加入了主观的成分，而且带个“紧”字。尤其“紧”字，既特别又新颖。这门子和善吗？非也，他可不是等闲之辈。他自以为与大老爷是旧识，又为这件棘手的案子献了计，也算立了大功，定会得到重用，可惜他嘴太快，话太多，清楚雨村的底细。他的话奉承中带恐吓，尊重里隐张狂，太不识时务。雨村想到，保不定，他日后还会说出自己不太光亮的过往，那时候再暴露，场面更不好收拾，一不做二不休，日后，千方百计，就寻了一个门子向他使眼色，于是，心下狐疑的贾雨村就叫门子到密室询问原由，门子请安后笑问：“老爷一向加官进禄，八九年来就忘了我了？”雨村就回说：“却十分面善

得紧，只是一时想不起来。”那门子就笑道：“老爷真是贵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记当年葫芦庙里之事？”这里，雨村所用“面善得紧”，原是敷衍之语，可能他真的是想不起来了，也不排除门子那么一说，他回忆了起来：哦，蓄了发的门子是当年的小沙弥，然雨村不愿意相认，毕竟今非昔比，雨村当了官，门子是他的下级。

面善得紧，即面目和善得很。雨村狡猾，说门子不但“面善”，加入了主观的成分，而且带个“紧”字。尤其“紧”字，既特别又新颖。这门子和善吗？非也，他可不是等闲之辈。他自以为与大老爷是旧识，又为这件棘手的案子献了计，也算立了大功，定会得到重用，可惜他嘴太快，话太多，清楚雨村的底细。他的话奉承中带恐吓，尊重里隐张狂，太不识时务。雨村想到，保不定，他日后还会说出自己不太光亮的过往，那时候再暴露，场面更不好收拾，一不做二不休，日后，千方百计，就寻了一个门子向他使眼色，于是，心下狐疑的贾雨村就叫门子到密室询问原由，门子请安后笑问：“老爷一向加官进禄，八九年来就忘了我了？”雨村就回说：“却十分面善

得紧，只是一时想不起来。”那门子就笑道：“老爷真是贵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记当年葫芦庙里之事？”这里，雨村所用“面善得紧”，原是敷衍之语，可能他真的是想不起来了，也不排除门子那么一说，他回忆了起来：哦，蓄了发的门子是当年的小沙弥，然雨村不愿意相认，毕竟今非昔比，雨村当了官，门子是他的下级。

得紧，只是一时想不起来。”那门子就笑道：“老爷真是贵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记当年葫芦庙里之事？”这里，雨村所用“面善得紧”，原是敷衍之语，可能他真的是想不起来了，也不排除门子那么一说，他回忆了起来：哦，蓄了发的门子是当年的小沙弥，然雨村不愿意相认，毕竟今非昔比，雨村当了官，门子是他的下级。

面善得紧，即面目和善得很。雨村狡猾，说门子不但“面善”，加入了主观的成分，而且带个“紧”字。尤其“紧”字，既特别又新颖。这门子和善吗？非也，他可不是等闲之辈。他自以为与大老爷是旧识，又为这件棘手的案子献了计，也算立了大功，定会得到重用，可惜他嘴太快，话太多，清楚雨村的底细。他的话奉承中带恐吓，尊重里隐张狂，太不识时务。雨村想到，保不定，他日后还会说出自己不太光亮的过往，那时候再暴露，场面更不好收拾，一不做二不休，日后，千方百计，就寻了一个门子向他使眼色，于是，心下狐疑的贾雨村就叫门子到密室询问原由，门子请安后笑问：“老爷一向加官进禄，八九年来就忘了我了？”雨村就回说：“却十分面善

得紧，只是一时想不起来。”那门子就笑道：“老爷真是贵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记当年葫芦庙里之事？”这里，雨村所用“面善得紧”，原是敷衍之语，可能他真的是想不起来了，也不排除门子那么一说，他回忆了起来：哦，蓄了发的门子是当年的小沙弥，然雨村不愿意相认，毕竟今非昔比，雨村当了官，门子是他的下级。

面善得紧，即面目和善得很。雨村狡猾，说门子不但“面善”，加入了主观的成分，而且带个“紧”字。尤其“紧”字，既特别又新颖。这门子和善吗？非也，他可不是等闲之辈。他自以为与大老爷是旧识，又为这件棘手的案子献了计，也算立了大功，定会得到重用，可惜他嘴太快，话太多，清楚雨村的底细。他的话奉承中带恐吓，尊重里隐张狂，太不识时务。雨村想到，保不定，他日后还会说出自己不太光亮的过往，那时候再暴露，场面更不好收拾，一不做二不休，日后，千方百计，就寻了一个门子向他使眼色，于是，心下狐疑的贾雨村就叫门子到密室询问原由，门子请安后笑问：“老爷一向加官进禄，八九年来就忘了我了？”雨村就回说：“却十分面善

得紧，只是一时想不起来。”那门子就笑道：“老爷真是贵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记当年葫芦庙里之事？”这里，雨村所用“面善得紧”，原是敷衍之语，可能他真的是想不起来了，也不排除门子那么一说，他回忆了起来：哦，蓄了发的门子是当年的小沙弥，然雨村不愿意相认，毕竟今非昔比，雨村当了官，门子是他的下级。

得紧，只是一时想不起来。”那门子就笑道：“老爷真是贵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记当年葫芦庙里之事？”这里，雨村所用“面善得紧”，原是敷衍之语，可能他真的是想不起来了，也不排除门子那么一说，他回忆了起来：哦，蓄了发的门子是当年的小沙弥，然雨村不愿意相认，毕竟今非昔比，雨村当了官，门子是他的下级。

面善得紧，即面目和善得很。雨村狡猾，说门子不但“面善”，加入了主观的成分，而且带个“紧”字。尤其“紧”字，既特别又新颖。这门子和善吗？非也，他可不是等闲之辈。他自以为与大老爷是旧识，又为这件棘手的案子献了计，也算立了大功，定会得到重用，可惜他嘴太快，话太多，清楚雨村的底细。他的话奉承中带恐吓，尊重里隐张狂，太不识时务。雨村想到，保不定，他日后还会说出自己不太光亮的过往，那时候再暴露，场面更不好收拾，一不做二不休，日后，千方百计，就寻了一个门子向他使眼色，于是，心下狐疑的贾雨村就叫门子到密室询问原由，门子请安后笑问：“老爷一向加官进禄，八九年来就忘了我了？”雨村就回说：“却十分面善

得紧，只是一时想不起来。”那门子就笑道：“老爷真是贵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记当年葫芦庙里之事？”这里，雨村所用“面善得紧”，原是敷衍之语，可能他真的是想不起来了，也不排除门子那么一说，他回忆了起来：哦，蓄了发的门子是当年的小沙弥，然雨村不愿意相认，毕竟今非昔比，雨村当了官，门子是他的下级。

面善得紧，即面目和善得很。雨村狡猾，说门子不但“面善”，加入了主观的成分，而且带个“紧”字。尤其“紧”字，既特别又新颖。这门子和善吗？非也，他可不是等闲之辈。他自以为与大老爷是旧识，又为这件棘手的案子献了计，也算立了大功，定会得到重用，可惜他嘴太快，话太多，清楚雨村的底细。他的话奉承中带恐吓，尊重里隐张狂，太不识时务。雨村想到，保不定，他日后还会说出自己不太光亮的过往，那时候再暴露，场面更不好收拾，一不做二不休，日后，千方百计，就寻了一个门子向他使眼色，于是，心下狐疑的贾雨村就叫门子到密室询问原由，门子请安后笑问：“老爷一向加官进禄，八九年来就忘了我了？”雨村就回说：“却十分面善

得紧，只是一时想不起来。”那门子就笑道：“老爷真是贵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记当年葫芦庙里之事？”这里，雨村所用“面善得紧”，原是敷衍之语，可能他真的是想不起来了，也不排除门子那么一说，他回忆了起来：哦，蓄了发的门子是当年的小沙弥，然雨村不愿意相认，毕竟今非昔比，雨村当了官，门子是他的下级。

得紧，只是一时想不起来。”那门子就笑道：“老爷真是贵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记当年葫芦庙里之事？”这里，雨村所用“面善得紧”，原是敷衍之语，可能他真的是想不起来了，也不排除门子那么一说，他回忆了起来：哦，蓄了发的门子是当年的小沙弥，然雨村不愿意相认，毕竟今非昔比，雨村当了官，门子是他的下级。

面善得紧，即面目和善得很。雨村狡猾，说门子不但“面善”，加入了主观的成分，而且带个“紧”字。尤其“紧”字，既特别又新颖。这门子和善吗？非也，他可不是等闲之辈。他自以为与大老爷是旧识，又为这件棘手的案子献了计，也算立了大功，定会得到重用，可惜他嘴太快，话太多，清楚雨村的底细。他的话奉承中带恐吓，尊重里隐张狂，太不识时务。雨村想到，保不定，他日后还会说出自己不太光亮的过往，那时候再暴露，场面更不好收拾，一不做二不休，日后，千方百计，就寻了一个门子向他使眼色，于是，心下狐疑的贾雨村就叫门子到密室询问原由，门子请安后笑问：“老爷一向加官进禄，八九年来就忘了我了？”雨村就回说：“却十分面善

得紧，只是一时想不起来。”那门子就笑道：“老爷真是贵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记当年葫芦庙里之事？”这里，雨村所用“面善得紧”，原是敷衍之语，可能他真的是想不起来了，也不排除门子那么一说，他回忆了起来：哦，蓄了发的门子是当年的小沙弥，然雨村不愿意相认，毕竟今非昔比，雨村当了官，门子是他的下级。

面善得紧，即面目和善得很。雨村狡猾，说门子不但“面善”，加入了主观的成分，而且带个“紧”字。尤其“紧”字，既特别又新颖。这门子和善吗？非也，他可不是等闲之辈。他自以为与大老爷是旧识，又为这件棘手的案子献了计，也算立了大功，定会得到重用，可惜他嘴太快，话太多，清楚雨村的底细。他的话奉承中带恐吓，尊重里隐张狂，太不识时务。雨村想到，保不定，他日后还会说出自己不太光亮的过往，那时候再暴露，场面更不好收拾，一不做二不休，日后，千方百计，就寻了一个门子向他使眼色，于是，心下狐疑的贾雨村就叫门子到密室询问原由，门子请安后笑问：“老爷一向加官进禄，八九年来就忘了我了？”雨村就回说：“却十分面善

得紧，只是一时想不起来。”那门子就笑道：“老爷真是贵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记当年葫芦庙里之事？”这里，雨村所用“面善得紧”，原是敷衍之语，可能他真的是想不起来了，也不排除门子那么一说，他回忆了起来：哦，蓄了发的门子是当年的小沙弥，然雨村不愿意相认，毕竟今非昔比，雨村当了官，门子是他的下级。

得紧，只是一时想不起来。”那门子就笑道：“老爷真是贵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记当年葫芦庙里之事？”这里，雨村所用“面善得紧”，原是敷衍之语，可能他真的是想不起来了，也不排除门子那么一说，他回忆了起来：哦，蓄了发的门子是当年的小沙弥，然雨村不愿意相认，毕竟今非昔比，雨村当了官，门子是他的下级。

面善得紧，即面目和善得很。雨村狡猾，说门子不但“面善”，加入了主观的成分，而且带个“紧”字。尤其“紧”字，既特别又新颖。这门子和善吗？非也，他可不是等闲之辈。他自以为与大老爷是旧识，又为这件棘手的案子献了计，也算立了大功，定会得到重用，可惜他嘴太快，话太多，清楚雨村的底细。他的话奉承中带恐吓，尊重里隐张狂，太不识时务。雨村想到，保不定，他日后还会说出自己不太光亮的过往，那时候再暴露，场面更不好收拾，一不做二不休，日后，千方百计，就寻了一个门子向他使眼色，于是，心下狐疑的贾雨村就叫门子到密室询问原由，门子请安后笑问：“老爷一向加官进禄，八九年来就忘了我了？”雨村就回说：“却十分面善

得紧，只是一时想不起来。”那门子就笑道：“老爷真是贵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记当年葫芦庙里之事？”这里，雨村所用“面善得紧”，原是敷衍之语，可能他真的是想不起来了，也不排除门子那么一说，他回忆了起来：哦，蓄了发的门子是当年的小沙弥，然雨村不愿意相认，毕竟今非昔比，雨村当了官，门子是他的下级。

面善得紧，即面目和善得很。雨村狡猾，说门子不但“面善”，加入了主观的成分，而且带个“紧”字。尤其“紧”字，既特别又新颖。这门子和善吗？非也，他可不是等闲之辈。他自以为与大老爷是旧识，又为这件棘手的案子献了计，也算立了大功，定会得到重用，可惜他嘴太快，话太多，清楚雨村的底细。他的话奉承中带恐吓，尊重里隐张狂，太不识时务。雨村想到，保不定，他日后还会说出自己不太光亮的过往，那时候再暴露，场面更不好收拾，一不做二不休，日后，千方百计，就寻了一个门子向他使眼色，于是，心下狐疑的贾雨村就叫门子到密室询问原由，门子请安后笑问：“老爷一向加官进禄，八九年来就忘了我了？”雨村就回说：“却十分面善

得紧，只是一时想不起来。”那门子就笑道：“老爷真是贵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记当年葫芦庙里之事？”这里，雨村所用“面善得紧”，原是敷衍之语，可能他真的是想不起来了，也不排除门子那么一说，他回忆了起来：哦，蓄了发的门子是当年的小沙弥，然雨村不愿意相认，毕竟今非昔比，雨村当了官，门子是他的下级。

书人书话

美味的蒸菜

今年迷上了蒸菜。以往，一年里至多在应季的蔬菜下来时蒸上一两回。

正好厨房里备有土豆，于是，土豆洗干净，削皮清洗，切丝，清水里再淘洗去淀粉，晾干，拌面，上锅蒸十来分钟，然后倒在火大一点的盘子里，放调味料拌匀，就可以吃了。面粉的软香混合着土豆的清绵，是不同于炒土豆丝炖土豆的另一种别致的味道。

蒸菜并不陌生，而蒸土豆丝对于我却是有新意。生活不就是这样嘛，保持一份好奇心，才不会在平淡岁月里变得麻木迟钝而感受不到生命的喜悦。

蒸菜可以说是吾乡的一道特色菜，也是一道很乡土的菜。如今物质条件好了，宴席上也少不了这道菜，且非常受欢迎。大鱼大肉的油腻里，吃一口蒸菜，青菜的清香在唇齿间回荡，这时候就会体会到什么是“人间有味是清欢”。

荐书架

《忧患》：重现北宋内政与外交的风云变幻

沈从文

沈从文

沈从文

沈从文

胡珍珍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侯发山

响亮的耳光

侯发山

侯发山

侯发山

侯发山

连 载

粮食，粮食

何弘尚伟民著

何弘尚伟民著

何弘尚伟民著

何弘尚伟民著

何弘尚伟民著

粮食，粮食

何弘尚伟民著

何弘尚伟民著

何弘尚伟民著

何弘尚伟民著

何弘尚伟民著

粮食，粮食

何弘尚伟民著

何弘尚伟民著

何弘尚伟民著

何弘尚伟民著

何弘尚伟民著

粮食，粮食

何弘尚伟民著

何弘尚伟民著

何弘尚伟民著

何弘尚伟民著

何弘尚伟民著

粮食，粮食

何弘尚伟民著

何弘尚伟民著

何弘尚伟民著

何弘尚伟民著

荷韵清华

王学俊

小小小说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